

红人堂·万开元

# 树中“窦娥”： 被骂了两千年的构树 却托起人类文明

如果把构树的一生整理成履历表,任何HR都会犯难。它给人类解决过“怎么穿”——树皮纤维遮羞避寒;解决过“怎么写”——让文字得以记录传播;甚至解决过“怎么付”——让纸第一次替代金属成为价值载体。任何一项都足以列入功勋榜,可它的“综合评价”一栏,却只剩几个刺眼的词:恶木、挨千刀的、穀树皮。

这是一棵一边被文明反复调用,一边又被文明持续嫌弃的树。



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科学画  
(赵宏教授绘制,山东大学)

## ● 一句“恶木”,钉死两千年

先秦文献中,构树形象并不负面。《山海经》多次出现“其上多檀栿”(古书里的“穀、楮、构”都是同一种树),只是陈述构树极其常见。《诗经·小雅·鹤鸣》写“爰有树檀,其下维穀”,檀木在上,构树在下,也无贬斥。三国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记录其各地称呼,说明它分布极广、与日常生活高度相关。许慎《说文解字》直言:“穀者,楮也。”那时,它

只是常见、能用,仅此而已。

转折来自《毛诗》注疏中的四个字:“穀,恶木也。”从此,构树不再需要被理解,只需被引用。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写“谷田久废,必生构”,被视为核心证据。但真正让农民头疼的是草本杂草,构树多生于荒地、田埂、废弃地,并非年年侵入熟田的“头号敌人”。构树不是秩序的破坏者,而是一个信号——它出现的地方,人已经离开了。

## ● 嘴上嫌它丑,身体却离不开

构树并非农田公敌,反而长期为民生活兜底。构树叶可以作为牲畜饲料;嫩叶和果实可以食用;树皮、木材、汁液几乎都能被利用。

构树的韧皮纤维极好,割了还能再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用它制作树皮布。深圳咸头岭、珠海宝镜湾遗址发现的六七千年前的树皮布石拍,是世界最早的一批相关工具。

长期被剥皮让构树满身疤痕,人类

又因为这些疤痕骂它丑陋、不吉利。《水浒传》中“三寸丁穀树皮”成了对武大郎最恶毒的侮辱。

魏晋南北朝,构树实用价值被系统开发。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明确指出:“楮,即今构树也,南人呼穀纸为楮纸。”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甚至替人算经济账:整棵卖省事,剥皮卖收益更高,自己造纸利润最大。他还记录:采种育苗,三年即可剥皮。

## ● 树生巅峰:托起世界第一张纸币

苏东坡是第一个替构树翻案的人,他起初也嫌它丑,动过砍掉的念头。但举斧之前,他意识到这棵树的皮是造纸原料,果实可入药,汁液能补书贴金,朽木还能生菌。于是他放下斧头,写下《宥老楮》:“朕为蔡侯纸,子入《桐君录》。黄缢练成素,黝面颍作玉……”

北宋四川,铁钱重到难以流通,买一匹布需背负数百斤钱币。人们用以构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纸张印出“交子”,最初只是兑换凭证,后演变为可直接流通的

纸币。这是世界上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最早纸币,比欧洲至少早了六百年。

如今,在现代造纸工业中,构树韧皮纤维仍被视为高强度、低木质素的优质原料,尤其适用于宣纸、艺术纸和古籍修复。

下次再见到构树,请对它好一点。它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扫描二维码  
可欣赏全文

### 作者简介

万开元,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省级科学传播专家库成员,中国林学会首批“自然教育专家库”成员。发表科研论文60多篇;主编学术专著3部。



扫描二维码  
可欣赏全文

# 鸭跖草 为什么不叫鸭子草?

红人堂·张孟尊

鸭跖(zhí)草是甬城很常见的野草,路边地头都有,一丛丛一簇簇的,数量多到了不可忽视的存在。

你见过它,之前可能不知道它叫啥名,但真正不可忽视的不是它的数量,而是它的美貌。

宋代诗人杨巽斋对着鸭跖草的“花容月貌”,写了首《碧蝉儿花》的名诗:

扬葩簌簌傍疏篱,  
薄翅舒青势欲飞。  
几误佳人将扇扑,  
始知错认枉心机。

诗里所写的舒翅欲飞的碧蝉花,就是鸭跖草的花朵。嬉戏的姑娘们看到色彩艳丽的花朵,误认为像一只只随风翩翩起舞的蓝色蝴蝶,掂着脚尖轻轻凑近,想用团扇去扑,到了跟前却发现是一朵野花。

但记忆中的鸭跖草却没有这么诗情画意,第一次接触它是帮小伙伴一起割草喂鸭子,鸭子很喜欢吃它鲜嫩的茎叶,所以一直管它叫鸭子草。

后来在一次阅读中,竟发现它的大名叫鸭跖草。

为什么叫鸭跖草而不叫鸭子草?在手机上查阅了半天,总算有点弄懂了来龙去脉。

“鸭跖草”之名最早见于唐代的宁波人陈藏器所

著《本草拾遗》:“鸭跖生江东、淮南平地,叶如竹,高二尺,花深碧,好为色,有角如鸟嘴。”

鸭跖草,古名鼻斫草,又有翠蝴蝶、蓝姑草、碧竹子、气死日头等几十个雅俗之别名。

常野生于河岸、湖畔、溪边、沟渠等湿地,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如此美丽脱俗之花,怎么看也与鸭子的脚掌扯不上半毛关系。继续查证,其名竟然与“郢匠挥斤”的成语故事扯上了关系。

原因就出于鸭跖草花朵那枚下弯的白色花瓣,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士将那朵白色花瓣想象成勇士鼻子上的那点白粉,而称之为鼻斫草。

“斫”字在吴越一带发音与“跖”相近,被讹传为“跖”,于是将错就错,这种野草也被叫做“鼻跖草”了。

估计民间百姓不完全认可文人们的说法,看到鸭子喜欢吃,就称之为鸭跖草了。

故事虽然有些离谱,但还是抓住了鸭跖草的花一个明显特征:两片蓝色的花瓣,左右对称,犹如鼻翅,中间那片小小的白色花瓣,犹如鼻尖上的那片白粉。

你若感兴趣,下次看到鸭跖草的花,可去仔细找找那片白粉。

鸭跖草的嫩苗、嫩叶可食用,炒食、做汤、做馅、煮面条均可,涮火锅尤佳。曾在西宁的一家火锅店里,见到它卖每份18元,品名:竹叶菜。

顺便说一下,鸭跖草有个孪生妹妹,它叫饭包草,名字土得掉渣,区分姐妹俩的最好方法就是妹妹没有那片白色的花瓣,全是蓝色的,而且叶形更圆花朵更小。

